

阿葉德出國訪問與智利政局

王建勛

壹 前言

一九七〇年九月，智利社會主義黨領袖阿葉德通過自由選舉，當選總統，迄今已執政兩年。在阿葉德執政兩年中，亦曾遵守他的諾言，在社會主義目標上，以合法程序進行改革。所以智利的政治情況和往昔一樣；所有反對黨均屬合法。在街頭上可以買到任何黨派的報紙。各種地方選舉照常舉行，同時，反對派的候選人，不斷在選舉中獲勝。國會對政府的牽制，亦繼續扮演着重要角色。從這些方面而言，阿葉德執政後的智利，仍保持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不過，智利政治尚無重大變化，是因為阿葉德還沒有真正從事所謂「社會主義」建設，一直到今天，阿葉德是要符合智利的民主傳統上，先在經濟結構方面進行一種「革命性」的改變。由於阿葉德的人民統一陣線在國會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席位，他無法在激進的改革措施上，獲得右派國民黨及中間派基督教民主黨控制的國會支持，阿葉德為要逃避國會的牽制，就啓用了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九年間所制定的一些左傾法律，從事對壟斷企業的徵收，以及使用「勞工法」中的部份規定，實行對大企業與地主的干預。另外繼續推行傅瑞總統尚未完成的土地改革。因此，仍不免引起智利人民心理上的疑慮。

所以阿葉德激進的改革措施，不但遭到反對黨的譴責，亦引起極左與極右派的反對；極右派不願意改變現狀，極左派認為阿葉德太過溫和。當阿葉德提出社會主義目標是不能按照現有憲法程序進行的時候，國會更主張修改憲法，限制總統所有徵收私有財產的權力。阿葉德又惟恐由於人民的憤怒，

轉而激起軍方的干預。他已感覺到尊重民主制度與社會主義建設之間，是難以並存的。但他在兩者之間又無法犧牲其一，已感進退維谷。加以「銅礦國有化」以後銅產量降低，國際市場銅價下跌，其所引起的財政惡化與經濟危機，阿葉德政府已搖搖欲墜。

貳 「銅礦國有化」以後的難題

銅礦國有化是智利長久以來在政治上爭論最激烈的問題。在傅瑞總統時期，智利左、右兩派以及國會在很多措施上如土地改革等等都阻撓政府，唯有在「銅礦國有化」方面却一致表現得非常積極。經過長時期的談判，傅瑞總統以七億餘美元收購美國肯乃考特 (Kennecott) 及安那康達 (Anaconda) 銅礦公司所擁有的51%的股權。由於此一無法支付的龐大債款更激起各方不滿，在阿葉德執政以後，各方即要求採取「粗暴」的手段。一方面因為阿葉德一上台，在提高銅產尚未獲得好處，反而要繼承所應償付美國銅礦公司債款的重担；另一方面自傅瑞總統任期開始（一九六五年），智利來自美國及西歐的外債即不斷增加，至阿葉德執政開始，其外債總額已達三十八億美元（其中包括購買美國銅礦股權債款）。所以智利各方不願意智利的財政走下絕境，於是紛紛反對「銅礦國有化」以補償的方式進行。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二日，智利國會首先通過有關國有獨佔事業之「不可讓與」，與國家天然資源不因契約之時效而使國有化受到限制。繼之，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智利國會更通過「銅礦國有化」法案，主張銅礦應立即收歸國有。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銅礦國有化」曾激起千萬智利人民的熱烈慶祝，但是隨之而來的亦給智利帶來更多災難。首先是國內資本大量外流、美

國技術人員的撤退、國際金融機構不再提供新的援助，其所引起工人的失業與生產的衰退，更無法配合消費的增加。由於技術人員的缺乏、管理的混亂，在一九七一年底，原為美國兩大銅礦公司所擁有的智利最大第寧特（El Teniente）、夏拉爾（El Salvador）和朱克卡瑪塔（Chunquiamata）礦場，普遍比一九七〇年減產了10%（一九七〇年是五十三萬三千噸，一九七一年是四十八萬三千噸）。至一九七二年仍未改善，產量遞減；以智利最大的朱克卡瑪塔礦場而言，一九七一年是八萬七千噸，而一九七二年則減為六萬九千噸。如與一九六六年相比，一九七一年的銅產量只是一九六六年的72%。（註一）

同時，銅礦國有化以後，銅礦生產費用普遍增加10%，而相反的，國際市場銅價下跌，在一九七一年，銅的輸出只有五億五千三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再減為四億美元。因而貿易赤字增加，外匯枯竭，中央準備金從傳瑞總統時期的三億七千萬美元降為四千萬美元。

在這種情形下，雖然蘇俄先後提供兩億六千萬美元的援助以及共匪六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但却不能使智利經濟好轉。相反的，國家財政赤字每月都有增加。智利一九七一年的財政赤字是一百億智幣（Escudos），一九七二年增加到一百八十億智幣。另外一百一十三家國營企業，亦由於管理上的混亂，損失了三億四千萬美元。因此，在一九七一年智利貨幣發行量增加120%，一九七二年超出一九七一年貨幣量的一倍。這就是說在阿葉德進入總統府（Palais de la Moneda）以來，智利貨幣已較前增加了四倍。（註二）

因為通貨急速膨脹，貨幣已失去信用，全國已無儲蓄可言。且在貨幣流通上，政府失去控制，形成一遍混亂。在官價方面，一九七一年初，智幣十四元三角兌一美元；一九七二年智幣四十二元兌一美元。但事實上，美金黑市在一九七二年已漲到智幣一百七十五元兌一美元，目前已經是智幣三百元兌一美元了。

在通貨膨脹聲中，物價隨之高漲。當阿葉德採取限制物價措施以後，雖生活必需品均上漲了兩倍至三倍，但很多物品在商店或市場中消失。例如肉店無肉可賣；雞蛋無處可尋。雖然智利人民每日大排長龍，仍不易購得少許的奶油和糖。衣着、藥品、建材同樣缺乏。由於車輛的零件已告絕跡，很多車輛因為故障而無法行駛。並且近兩年來，糧食生產不足，難以五億美元進

口糧食，但仍不足需用（註三）。因而，糧食缺乏，均已造成智利人民的災難，憤怒的羣衆抗議物品缺乏和通貨膨脹，各大城市每天都有羣衆示威。工人的罷工、農民與地主的衝突，實際上已演變成爲公開的反抗政府。尤其首都聖地牙哥，已變成示威羣衆的戰場，且不斷與警察衝突。

叁 阿葉德出國訪問

面臨無法解救的經濟危機，阿葉德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進行了自其執政以來的第三次政府改組（註四）。然後於七月廿四日，阿葉德在電視演說中，他宣告智利的革命已進入第二階段。他堅決表示要通過所有「帝國主義」的壓迫來克服所面臨的困難。他指出：一九七一年智利經濟成長率已達8.5%，失業已從一九七〇年的8.3%，降低爲3.8%。他對於通貨膨脹解釋說：這是由於一九七一年銅礦減產，損失二億美元及貿易赤字增加所引起。他說：我們的貿易經常是遭到國際市場的壓制，以致出口貨物總比進口貨物價格爲低，因而無法挽救國家經濟的落後。所以他聲稱要改變當前貿易的現狀；保障私人企業及勞工的工資再度調整，並盡量使物價獲得穩定。他一反以前激進的措施，表示對於擁有四十頃土地的地主將不實行徵收（註五）。可是阿葉德安撫左派及右派的呼籲上，並沒有產生若何效果，反而在一九七二年八月，智利各大城市普遍發生罷工與示威，十月，全國汽車駕駛及商店的罷工，已使智利陷入癱瘓，遂在阿葉德宣佈緊急狀態下，全國進入軍事戒備。

在阿葉德執政兩年當中，軍方的行爲堪稱樹立楷模，縱然他們對於日益惡化的政治、社會、經濟情況亦有不滿，但他們一直保持職業軍人的態度。同時，阿葉德逐漸重視部隊，不但提高了軍人的薪餉，亦更換了他們的陳舊的裝備。因而，經過這次的社會騷亂，阿葉德反而獲得軍方的支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又穩固起來。另一方面，阿葉德積極壓制極左派份子，很多極左派份子被捕。

雖然由於軍方的支持，而使社會漸趨安定，但是國內政治鬥爭仍在繼續。尤其是一九七三年三月的國會議員選舉，一百五十位衆議員、五十位參議員的一半都要改選，對阿葉德的政治前途仍有決定性影響。阿葉德爲要提

高他的政治聲望，解決當前所面臨的經濟危機，乃決定出國訪問，企圖借助於國際間的影響力量而獲得解決。然後他即聲明前往聯合國以及墨西哥、蘇俄、古巴等國作爲時十四天的訪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卅日，阿萊德首途墨西哥。他曾在墨西哥瓜達哈拉（Guadalajara）城發表演說，他說智利國土上雖然沒有外國軍隊與飛機，但其處境正如同越南一樣。並指出目前智利正面臨着美國的經濟封鎖以及阻撓國際金融機構對智利的援助。對於阿萊德的訪問，墨西哥總統阿瓦賴茲（Luis Echeverria Alvarez）深表同情，所以在他們的共同聲明中，阿瓦賴茲強調墨西哥支持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獨立。

墨西哥訪問三天以後，十二月四日逕往紐約，訪問聯合國並發表演說。阿萊德在聯合國歷時九十分鐘的演說中，呼籲拉丁美洲國家一致反對美國所採取經濟封鎖的政策。他指控美國肯乃考特及安那康達公司在智利以三千萬美元資本，却獲得四十億美元的利潤。因而爲了維護智利的經濟主權，對於美國銅礦公司的國有化行動，不應再給予補償。阿萊德並在演說中表示，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智利、祕魯與非洲的贊比亞等主要產銅國家已切斷與美國肯乃考特公司之一切關係。因而認爲世界情勢的改變，智利並不是孤立的。最後他呼籲開發中的國家應依據聯合國憲章及第三次聯合國經濟發展及貿易會議所強調的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獨立。

十二月七日，阿萊德抵達莫斯科。除古巴卡斯特之外，這還是第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元首來蘇俄訪問。在克里姆林宮第一次會談中，阿萊德指控美國財團的壓迫。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Nikolai Podgorny）表示支持智利反對「帝國主義」經濟壓迫的鬥爭，以及智利自行選擇他們自己的道路。至第二次會談中，雙方所討論的主要是智利經濟問題。蘇俄先後給予智利二億六千萬美元的援助會進行檢討，同時，包戈尼並答應對智利工業及漁業發展給予新的援助。

在十二月九日，阿萊德結束莫斯科訪問前，雙方所發佈的聯合公報，其內容除了強調蘇俄對智利經濟援助之外，盡是聲援與支持。例如加強與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拉丁美洲國家團結；譴責外國對智利內部事務的干預；指責美國對古巴的政治與經濟封鎖；及美國私人壟斷企業剝奪智利天然資源。另外還主張允許東、西德進入聯合國；聲言支持北越政府及南越「民族解

放陣線」，主張立刻簽訂「停火協定」；譴責以色列對阿拉伯領土的侵略，呼籲依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二日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基礎，建立中東的和平等。除此之外，公報中對於智利與蘇俄的政治關係並沒有明顯的說明。（註六）

接着於十二月十日，阿萊德從蘇俄來到古巴訪問四天。

阿萊德與卡斯特私交甚篤，他於一九六六年曾前往哈瓦那參加三大洲人民團結會議。從一九五九年古巴赤化以來，這亦是第一次拉丁美洲國家元首訪問古巴。所以阿萊德抵達哈瓦那時，曾受到卡斯特熱烈歡迎。在古巴共黨而言，由於智利、祕魯以及加勒比海中的四個國家已恢復與古巴之關係，其逐漸突破美國的封鎖，阿萊德的訪問更具有意義。

在訪問哈瓦那的第四天，阿萊德與卡斯特曾在哈瓦那「革命廣場」上向數十萬古巴人民發表演說。卡斯特在演說中表示，美國與古巴改善關係的唯一途徑，乃是美國要無條件的停止對古巴的經濟封鎖，同時，協助解決祕魯、智利所面臨的困難問題。但是阿萊德在演說中却表示，美洲國家組織在道義上沒有資格處理拉丁美洲各國間的問題。他認爲所有的問題可以採取法律解決，但他聲言法律不能解決時，即將訴諸暴力。他警告任何力量均不能阻止智利的經濟結構的改變，並號召建立一個不包括美國在內的泛美體系。

肆 美國的反應與美、智關係

美國國務院的一些官員們，對於阿萊德此番出國訪問，曾密切注意。尤其是美國國防部盛傳蘇俄已提供智利五千萬美元的軍事援助，而使華盛頓有感蘇俄與智利關係的發展，已使蘇俄在拉丁美洲勢力的擴張進入更重要的階段。但不久蘇俄與智利都否認了此項傳說。

事實上，阿萊德十四天的出國訪問，主要的是強調開發中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所受到「帝國主義」經濟壓迫的理論，以喚起國際間的同情，積極達成智利「銅礦國有化」的目的。同樣的，由於他的出國訪問，亦引起那些開發中國家面對「資本主義」的威脅，更要加強對國家主權的維護。目前此一問題不但已成聯合國討論的中心，並且顯示那些開發中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將更趨惡化。

阿萊德訪問旅途中，對莫斯科的訪問，亦是一個重點。雖然阿萊德在莫

斯科稱呼蘇俄為「兄弟國家」，但他又拒絕接受蘇俄的路線。這亦可能是布里茲涅夫在接待阿葉德的行動上，雖然很有禮貌，但並不太親熱的原因之一。在聯合公報內容而言，蘇俄對智利的經濟援助，其範圍仍是限於智利某些工業及漁業發展的貸款；就如同蘇俄對秘魯的經濟援助以及為秘魯擴建比達(Paita)漁港一樣。另外公報中譴責外國資本對智利天然資源的壟斷，已傷害到智利的利益與主權，但是對於智利「銅礦國有化」，蘇俄在支援的態度上，並沒有提出任何的具體行動。這是阿葉德最脆弱的一環，何以阿葉德不能獲得蘇俄全力支持？

就蘇俄而言，其一是莫斯科一直認為阿葉德政府在「不結盟」政策上，不會真正接受蘇俄的領導，而莫斯科亦不願意鼓勵智利在卡斯楚路線上，成為另一個被美國孤立的古巴，這是因為自古巴赤化以來，蘇俄以每日兩百萬美元援助古巴，而今要避免再加重負擔了。其二是莫斯科認為智利「人民統一陣線」政府，還不是像古巴一樣的通過「馬列主義的革命」而取得政權，所以蘇俄要利用智利仍只是代表一個以和平及合法途徑聯合各政黨並與資產階級妥協的聯合政府，來籠絡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效尤。基此蘇俄就不願意以一切代價保衛智利式的「社會主義」政權來與美國對抗了。

在智利而言，阿葉德自始至終，在「銅礦國有化」的行動上，一直都主張與美國談判，以避免與美國關係惡化。尤其是阿葉德很瞭解當前美蘇「和平共存」政策，所以當阿葉德訪問蘇俄期間，智利駐蘇俄大使桑塔庫茲(Heenan Santa-Cruz)即發表聲明，表示阿葉德總統訪問蘇俄，並不是締結反對美國的同盟，而主要是尋求新的援助而已。(註七)

阿葉德到達聯合國之前，亦曾希望與尼克森總統會晤。據智利駐美大使奧爾蘭杜(Orlando Letelier)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中指出，阿葉德訪問莫斯科，完全是美國所引起。他說：阿葉德對美國銅礦公司及國際電信、電報局的行動，並不影響到對美國政府及人民的關係，阿葉德總統仍期望與尼克森總統會晤，以達到和平解決的目的。最後他表示，阿葉德總統訪問莫斯科，仍只是為了加強他與美國未來談判的立場，以及轉捩智利內部的危機。(註八)

在美國而言，從阿葉德執政開始，美國即避免與智利關係惡化。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華盛頓仍同意以一千萬美元的軍事援助來更換智利三軍已經陳

舊的裝備。並且當阿葉德動身前往莫斯科之際，華盛頓方面特別提示兩點：其一是美國國防部不要把智利軍方的關係完全斷絕；其二是美國不要廢除對智利的援助並解除已被美國凍結的國際金融機構的貸款。很明顯的，美國亦不願意與智利的關係完全破裂。

智利不走蘇俄的路線，美國不願意與智利關係破裂，這亦就是在阿葉德出國訪問以後，雖對美國不斷指控，仍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日，雙方很快就在華盛頓展開了談判。預料華盛頓在這次談判中，將儘可能的協調美國銅礦公司或担負智利所應補償的債款，以期達成妥協的目的。如在談判中仍遭遇困難，美國亦期望經由海牙國際法庭來仲裁。無論如何，當尼克森總統已接受拉丁美洲事務國務卿梅耶(Charles Meyer)的辭職，正準備推行一項新的拉丁美洲政策之際，亦決不會眼看著智利成為蘇俄的附庸。(元月十七日完稿)

註一：1972, 15/10, Est & Quest, No. 495, Pp. 8—364.

註二：同註一。Pp. 6—362.

註三：Oct. 1970, Intelligence Digest, No. 395.

註四：參閱十一卷十一期「問題與研究」拙著「智利的經濟危機與亞蘭德政府動向」一文。

註五：1972, 26/6, Le Monde.

註六：1972, 20/12, Le Monde.

註七：1972, 10/12, Le Monde.

註八：同註六。

——上接61頁——

註一：布黨全名為「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布爾什維克)」，一九一八年更名為「全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一九二五年改為「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一九五二年改為今名「蘇聯共產黨」。註二：「共產黨人」(俄文)，莫斯科，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三期，第十三頁。註三：「俄」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註四：報告全文見蘇俄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真理報」，「消息報」等。註五：史達林全集(俄文本)五卷第二十頁。註六：俄「真理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註七：俄「真理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